

汉日语中语序镜像关系对比研究 ——以副词与相关成分之间的语序为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李 波

[摘要] 本文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发现,日语中副词与助动词、终助词之间,以及汉语中副词与助词、语气词之间都形成以动词为核心的前后对称的语序镜像关系。两种语言存在以上语序共性的同时,在具体细节上又表现出各自的个性。日语表现为[\emptyset [陈述副词[时副词[体副词[谓语动词词干]体助动词]时助动词]命题外助动词]终助词]的语序,而汉语则呈现出[语气副词[时副词[体副词[谓语动词]体助词] \emptyset]语气词]的语序。这一发现扩大了陆丙甫(1987)提出的“轨层结构”理论的解释范围,将该理论的适用对象由不同语言的相同成分扩大到了相同语言的不同成分。同时关注了轨层结构中各成分与核心之间紧密度的不同,将陆的“等距”轨层模型扩大到了“非等距”轨层模型。

[关键词] 语序镜像关系 轨层结构 扩大解释 非等距

DOI:10.13508/j.cnki.jsr.2018.04.007

引 言

现代语言类型学(以下称类型学)作为功能语法的一个分支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其中,陆丙甫(1987)通过对不同语言中状语结构语序共性的考察提出了“轨层结构”理论,即:虽然表达同一种语义的语言单位在不同语言中处于不同的语法位置,但如果将这些成分由一维的水平的线性化排列转变为围绕核心运行的轨层结构排列时,不同语言中相同的语义成分会位于同一轨层(关于这一理论在本文的4.1部分将有详细介绍)。之后这一理论被众多学者所证实和采纳,成为探讨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有力工具之一。可以说,语言轨层结构的发现丰富了类型学理论,是中国学者对类型学所作的一大贡献。本文试图利用轨层结构理论对汉日语中副词与其相关成分之间的语序关系进行对比研究。

汉日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语法体系不尽相同,语法术语难以统一,因此本文分别沿用两种

语言各自的术语进行表述。本文所谓的与副词相关的成分界定为日语中的助动词、终助词,以及汉语中的助词和语气词。之所以选取这些成分是因为它们位于谓语动词之后,其中部分的下位分类与谓语动词前的副词有相关性及可对比性。

而无论日语的助动词、终助词,还是汉语的助词、语气词,似乎是些不相干的语法成分,之前对它们的研究也多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本文利用轨层结构理论将它们与副词相结合进行考察,探讨它们与副词之间的语序关联,试图论证语法成分、语序位置不尽相同的,看似无关的成分之间由于共通的认知机制的影响,存在相同的语序排列共性。

1 汉日语副词的分类及语序

副词是世界语言共通的一种词类,虽然汉日语研究界对副词的分类采用各自不同的术语,但基本可以使用相同的分类基准来定义两种语言中的副词。

1.1 副词的分类

日语学界对副词的分类有两种基准,一是以语义为分类基准,另一种是以句子结构为分类基准。桥本进吉(1959)按照语义的不同将副词分为三大类,即情态副词、程度副词、陈述副词。各种语言的存在最终都是为了表达一定的语义,因此从语义角度对副词进行分类适用于每一种语言。但在注重副词语义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其在句中所起到的句法作用。第二种分类方法应运而生,中右实(1980)根据副词所起的不同句法作用,将其分为命题内副词和命题外副词。其中,命题内副词是命题的一部分,对所关注的命题内容作出相应的描述,其本身不表明情态。与此相对,命题外副词基本相当于陈述副词,这一类副词处于命题之外,不影响命题内容的增减,用于描述对命题的主观态度,主要表明情态。我们可以理解为命题内副词修饰的是命题内的谓语动词,主要与命题的时、体、态、动作者、对象物等相关,而命题外副词修饰的是整个句子,主要与句子的情态相关。毫无疑问,第二种分类方法也适用于汉语。

1.2 各副词之间的语序

野田尚史(2006)按照自己对副词的分类,对日语中各种副词在句中的语序描述如下:情态的副词性成分—时的副词性成分—体的副词性成分—动作者的副词性成分—对象物的副词性成分。在以上语序排列中,情态的副词性成分相当于中右实所定义的命题外副词,主要包括陈述副词等,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态度,其余的则相当于命题内副词,主要对命题内容本身进行更细微的描述。由于日语句中谓语动词位于句末,同时结合命题内、命题外的思路,可以判断最终形成如下语序:命题外副词(陈述副词)>命题内副词(时副词>体副词>动作者副词>对象物副词)>谓语动词(符号>代表前项成分语序在前,后项成分语序在后)。

黄河(1990)指出汉语副词的语序排列为:语气>时间>总括>限定>程度>否定>协同>重复>方

式。若遵照与日语同样的命题内、命题外的基准的话,语气副词属于命题外副词,其余的属于命题内副词,并且在命题内副词中,时间副词位于最前端的位置,体副词没有涉及到。可见汉日两种语言虽然术语有所不同,但副词的语序是基本一致的。

2 日语各助动词之间的语序

作为黏着语的日语形态较为丰富,动词词干后续的助动词种类较多,主要用于描述态、体、时、否定、情态等等,不同助动词之间存在着较为固定的语序排列,具体呈现出谓语动词词干>态助动词>体助动词>否定助动词>时助动词>情态助动词的语序。

(1) 見 られ て い な かつ た だ ろ う
 谓 语 动 词 词 干 + 态 助 动 词 + 体 助 动 词 + 否 定 助 动 词 + 时 助 动 词 + 推 量 助 动 词

情态助动词属于命题外成分,它不关乎命题内容的增与减,只表示说话人主观心理态度,主要包括推量、意志、劝诱、推定等,若遵照上述副词的分类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命题外助动词”。而其余的态、体、否定、时等则起到客观、细致地对事态进行描述的作用,使得命题内容更加丰富完整,不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命题内助动词”。这样就能发现与副词一样,日语助动词之间的语序排列也与命题及情态密切相关,形成如下语序:谓语动词词干>命题内助动词(态助动词>体助动词>否定助动词>时助动词)>命题外助动词(情态助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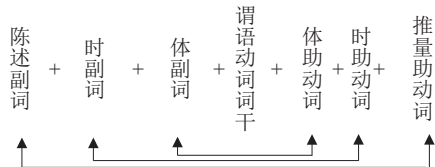
3 汉日语副词与相关成分之间形成的语序镜像关系

3.1 日语副词与助动词之间的语序镜像关系

本文所说的语序镜像关系是指以某一成分为核心,其之前各成分之间的语序排列与其之后各成分之间的语序排列呈现出互相对映的关系,互为对映体,犹如实物与镜像一般对称。从上述分

析中可以发现,日语副词与助动词之间存在共通的表示时、体、情态等内容的成分,若将这些成分从上文分析的语序中提取出来,则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前后对应的语序镜像关系。

(2a) たぶんこの間ずっと悩んでいた だらう



在上述结构中,副词与助动词都是命题外成分包含命题内成分,处于最外层,同时命题内成分中与时相关的成分比与体相关的成分更远离谓动词词干。日语中不存在与态相关的副词,因此在态的层面没有体现出副词与助动词的前后镜像关系。

(2b) この間たぶんずっと悩んでいた だらう。

在(2b)中「たぶん」与「この間」可以互换位置。但此时前置到句首的「この間」已经不再充当时副词,而是成为了句子的话题。因为名词的话题性随着其在句中位置的前移而增强,越靠近句首其话题性越强,句首处的名词话题性则最强。因此(2b)中句首处「この間」的功能已由时副词转变为了时间名词,也就不属于本文所要讨论的副词范围。上述命题外副词在前、命题内副词在后的语序仍然成立。

(2c) *この間ずっとたぶん悩んでいた だらう。

(2d) *たぶんずっとこの間悩んでいた だらう。

但若像(2c)将陈述副词「たぶん」继续后置到体副词「ずっと」的后面,句子则不成立。因为作为命题外副词的陈述副词应该比属于命题内副词的时副词和体副词更加远离谓动词才对,不存在语序颠倒的情况。同时,若像(2d)时副词与体副词语序颠倒的话句子也不成立。

再者,日语中的陈述副词又被称为呼应副词,是因为它在句中往往需要某种陈述方式与其呼

应,但这种呼应很多情况下是非强制性的。

(3a) この間ずっと悩んでいた だらう。

(3b) たぶんこの間ずっと悩んでいた。

(3c) たぶんこの間ずっと悩んでいた だらう。

如(3a)中有助动词却没有陈述副词,(3b)中有陈述副词却没有助动词,(3c)是完整形式。因此,只有在句中相关成分都出现时这种前后呼应才会完整呈现。但即便句子表面缺少某个呼应成分,这种呼应仍然是存在的,存在于语言的底层。并且其在语言底层的位置是固定的,一旦要在语言表层出现,就一定出现在其固定位置上。

综合日语中副词与助动词的语序,可以得到如下的语序镜像关系:[陈述副词[时副词[体副词[谓动词词干]体助动词]时助动词]命题外助动词]。

3.2 汉语副词与助词、语气词之间的语序镜像关系

汉日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汉语不存在助动词,因此日语中助动词所起到的语法作用在汉语中需要依赖其它的语法形式来表达,如助词、语气词等。日语助动词起着表示时、体、态、情态等的作用,而汉语中不存在时的语法概念,即没有用特定标记表达现在、过去、将来等时的概念的语法形式,只能通过词汇范畴来表达,如昨天、明年等。并且汉语中态的表达也与日语不同,不存在表示态的助动词或助词,而是由“被”“让”“使”等介词或动词来承担。汉语动词后面只存在“着”“了”“过”等表示体的概念的助词。有学者将之称为动态助词或体标记,为了便于与日语的对比研究,本文采用体助词这一术语。可见,日语助动词可以用来表示时、体、态,而汉语中动词后只存在表示体的助词。因此在汉语里表示命题内的副词与助词之间的呼应没有日语那么清晰,围绕着谓动词,前后只有体副词和体助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4) 昨天 已经 死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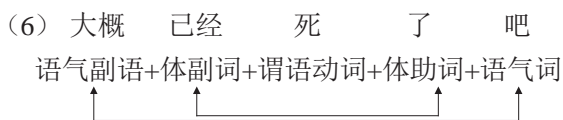
时副词 + 体副词 + 谓动词 + 体助词

但在考察汉语副词与后项成分之间语序关联

的时候,不能忽视的还有语气词,这一点与日语有所不同。汉语的语气词相当于日语的终助词,二者皆接在句末,表示各种不同的语气,表达对命题内容的主观态度,属于典型的命题外成分。日语中的陈述副词大都与各种助动词相呼应,附加在句末的终助词仅补充说明说话人的语气。

(5) どうやらだめだったらしいね。

如(5)中与陈述副词「どうやら」相呼应的是助动词「らしい」,而不是句末的终助词「ね」。而由于汉语动词后面只存在与命题内体副词相呼应的体助词,不存在与命题外副词相对应的助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汉语中的语气词承担起了这一作用。



在上述例句中,除了相互呼应的体副词(已经)与体助词(了)之外,还存在语气副词(大概)与语气词(吧)的呼应。

汉语中语气副词与语气词之间的呼应也是非强制性的,一句话中未必会同时出现语气副词和语气词,如(7a),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此类呼应。

- (7a) 你已经后悔了?
- (7b) 你难道已经后悔了?
- (7c) *你已经难道后悔了吗?
- (7d) 你已经后悔了吗?
- (7e) *你已经后悔吗了?
- (7f) 你难道已经后悔了吗?

上述例句表明如果表层结构中出现语气副词(难道),则一定像(7b)这样出现在体副词(已经)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同样,如果句末语气词(吗)在表层结构中出现,则一定像(7d)一样出现在体助词(了)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成分在语言的底层结构中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也许其未在语言的表层结构中显现,但如若显现

则必然出现在它固定的位置上。

综上所述,日语中的陈述副词和汉语中的语气副词虽同属命题外成分,但与之呼应的后项成分有所不同。在日语中,与陈述副词呼应的是助动词,语气词仅起到补充说明说话人语气的作用。而在汉语中,由于谓语动词后只存在体助词这一种助词,因此句末的语气词作用凸显,承担起与语气副词相呼应的作用,而这一点在语气副词与语气词这一对术语的对应上也体现了出来。

两种语言具体的对应关系如下(∅代表空位):

汉语:[语气副词[时副词[体副词[谓语动词]体助词]∅]语气词]

日语:[∅[陈述副词[时副词[体副词[谓语动词词干]体助词]时助词]命题外助动词]终助词]

两种语言中副词与相关成分之间都是命题内成分比命题外成分更靠近谓语动词,并且在命题内成分中,表示体的成分比表示时的成分更靠近谓语动词。但两种语言在具体的对应关系上又存在不同,这即是在共性基础上各自不同个性的体现。

3.3 对汉日语语序镜像关系的功能解释

类型学不仅关注不同语言之间共性与个性的发现,同时也注重对其进行功能解释。对于上述语序镜像关系的存在我们可以运用语义靠近原则加以解释,即语义关系比较密切的成分在句法结构上也比较靠近。

首先,命题内各成分主要与客观命题内部的态度、体、时、否定等密切相关,对以上成分进行描述,而命题外各成分与命题本身相区别,处于命题外部,用于描述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态度和对命题的评价等,不影响命题内容。相比命题外成分,命题内成分与谓语动词的联系度更高,因此体现在距离上更加靠近谓语动词,从而形成命题外成分在外侧、命题内成分在内侧的语序。

关于命题内各成分之间的语序排列,表示态的成分距离谓语动词词干最近。野田尚史(2006)认为态的不同会引起格关系的不同,如「彼が笑う」「彼を笑わせる」,这一点类似于自他动词的对

立。态与动词本身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因此可以理解与态有关的表达距离谓语动词最近。金立鑫(2000)对体与时之间的语序关系做过解释,他认为体描述的是某个运动的内部状态,即该运动所处的状态,比如运动将要进行、正在进行或是已经完成等。而时脱离事象本身,描述的是事象在外部时间轴上所处的位置。所有的运动都客观伴随一种状态,因此体是描述运动时不可或缺的内部要素。因此,相对于时,体与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更加紧密,在句法距离上离谓语动词更近。

本文所探讨的副词与其它相关成分之间的语序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语言模拟现实世界象似性的一个表现。

4 “轨层结构”理论及其扩大解释

4.1 “轨层结构”理论的提出

自然界中很多运动都是以轨层的形式出现的,如太阳系中的星球运行轨迹、物质结构中的电子运行轨迹等等,在现实世界中轨层结构客观存在。

陆丙甫(1987)最早提出了语言中的轨层结构理论。陆认为在不同语言中表达同一语义的语言单位在一维的水平线性化排列(即语序)中所处的语法位置不尽相同,但共性在于它们在围绕核心运行的轨层结构中都处于同一轨层。

陆丙甫从跨语言的角度,以五种状语结构(时位、时量、处所、工具、方式)为例演示了语言中的轨层结构,指出它们在人类语言中存在(T(D(L(I(M(V))))))的轨层结构共性,其中单括号代表表现在水平线性结构中的不同轨层,T:时位、D:时量、L:处所、I:工具、M:方式、V:动词。具体如图1所示。

在图1中,五种状语成分在不同语言中的语序排列似乎杂乱无章,但在轨层结构中表示同一语义的成分都处于同一轨层,只是在有的语言中出现在动词前,在有的语言中出现在动词后。即在不同语言中相同语义的状语成分距谓语动词的距离都是相同的。以谓语动词为基点,由近及远依次是M—I—L—D—T的语序。如在日语中,五种状语成分都落实在动词前,形成T—D—L—I—M—V的语序,而在英语中,五种状语成分都落实在了动词之后,形成了V—M—I—L—D—T的语序。而像汉语及其他语言,五种状语成分分布不统一,零散地分布于谓语动词的前与后。但无论落实在前还是在后,不同状语都处于自己各自的轨层。

4.2 对“轨层结构”理论的扩大解释

陆丙甫提出的轨层结构理论主要是针对不同语言间相同成分的语序提出的共性,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发现轨层结构不仅存在于跨语言的不同语言的对比之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成分之间也有轨层结构的存在。上文所发现的日语中副词与助动词之间的语序镜像关系扩大了轨层结构理论的解释范围。

具体来说,日语中谓语动词词干前的各类副词与其后的各类助动词都按照类似的分配原则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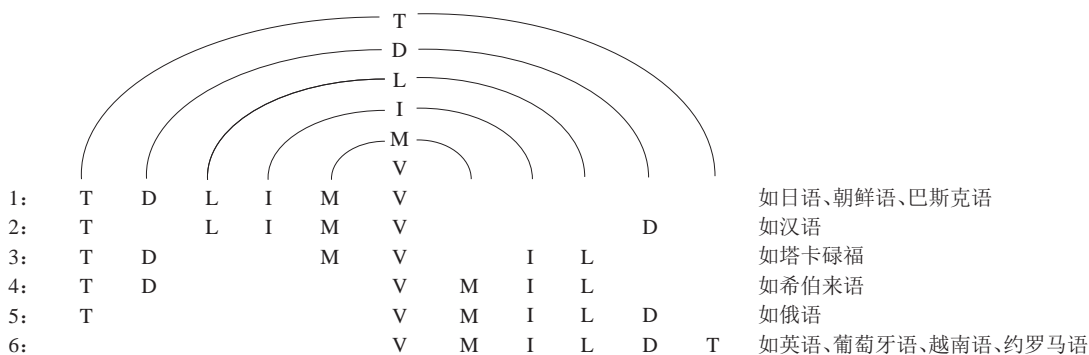


图1 人类语言中状语的轨层结构共性 (陆丙甫,1987)

于以谓语动词词干为核心的不同轨层上,命题外成分在外,命题内成分在内。并且在命题内成分当中,都是描述体概念的成分比时概念的成分更加靠近核心。这就形成了图2所示动词前各副词与动词词干后各助动词之间的轨层结构。因此,可以说在日语这一种语言的不同成分之间也存在着轨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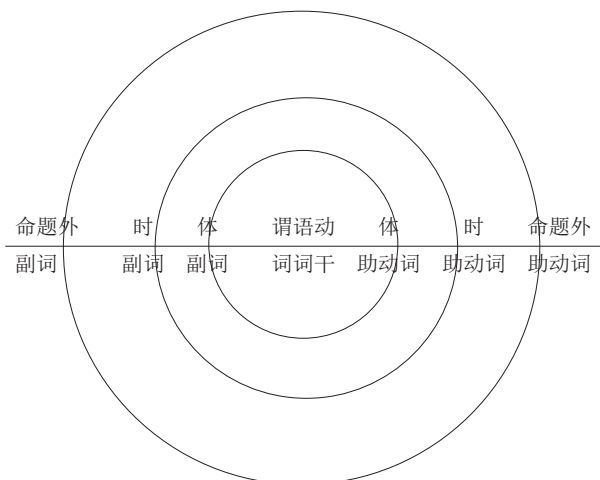


图2 日语副词与助动词之间形成的轨层结构

同时,陆丙甫提出的轨层结构针对的是同一类成分(同为句法成分或同为词法成分),因此在陆丙甫的轨层模型中,不同语言之间各相同成分与轨层中心之间的距离是等同的。而我们注意到虽然日语中副词与助动词围绕动词词干形成了如上的轨层结构,但显然二者之间由于其成分的不同,与轨层结构中作为核心的动词词干之间的紧密度是不同的。如时副词“昨日”、体副词「もう」等即便不修饰动词,仍然具备独立的实际语义。而助动词则不能独立存在,脱离了谓语动词词干则失去了其价值。副词属于句法范畴,而助动词属于词法范畴,因此助动词相比副词,与谓语动词词干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形成了“非等距”的椭圆形轨层模型。如图3所示,无论属于命题内成分还是命题外成分,助动词与谓语动词词干的联系都比副词要紧密,距离要近。相信在现实物理世界中,这种不等距轨层模型应该也是客观存在的,语言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反映,与客

观世界之间存在象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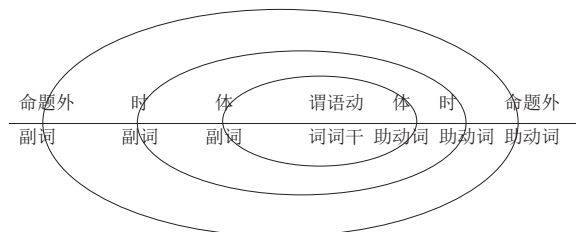


图3 日语副词与助动词形成的非等距轨层结构

语言以人的认知为基础,因此人类使用的各种语言之间存在某些共性,落实到具体的语言时又会产生各自的个性。语言类型学的终极目标是寻找语言之间的共性,并对每种语言的个性进行解释,同时其魅力还在于可以通过对共性的发掘推测研究者自身未知的人类语言可能存在的常态。通过本文所探寻的共性,我们可以推测其他语言的情况。作为标准OV语言的日语是副词在前,助动词在后,根据和谐原则,我们可以推测其它标准的VO语言应该副词在谓语动词之后,助动词在谓语动词词干之前,但二者之间仍然会存在类似的轨层结构,形成如图4所示的与日语反方向的非等距轨层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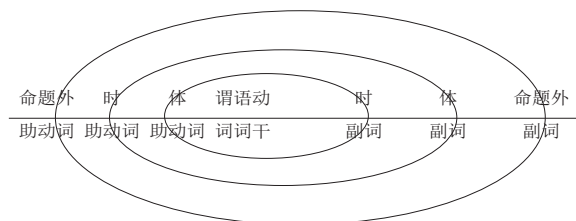


图4 标准VO语言副词与助动词形成的非等距轨层结构

5 结 语

本文运用类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汉日语中副词与相关成分之间的语序关联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和对比,发现了两种语言中存在的语序共性,并且指出在表现出语序共性的同时,在细节上又体现出了各自的个性。

沈家煊(2006)指出类型学的研究,有一个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领域,那就是词法类型和句

法类型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日语句法层面的副词及词法层面的助动词之间轨层结构的探讨正是对日语词法与句法之间联系的一个探索。相信类似的课题在类型学理论的指导下还能得出其它的发现和成果。

此外,命题外成分与命题内成分还有较为细致的下位分类,本文只涉及到了命题内与时、体等相关的成分之间的语序,同时对命题外成分的探讨还不够充分,这将留待作为以后的课题,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

参考文献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李波.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日语语序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沈家煊.关于词法类型和句法类型[J].民族语文,2006(6).
陆丙甫.语法研究的新视角及其方法论意义[J].语文导报,1987(7).
金立鑫.语法的多视角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黄河.常用副词共现时的次序[C]//缀玉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中右実.文副詞の比較[C]//日英語比較講座第2卷文法.東京:大修館書店,1980.
野田尚史.語の順序・成分の順序・文の順序[C]//日本語文法の新天地1形態・叙述内容編.東京:くろしお出版,2006.
橋本進吉.国文法体系論[M].東京:岩波書店,1959.

作者简介:李波(1981—) 女 汉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研究
联系方式:E-mail:xiaobocailb@126.com

The Mirror - image Word Order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bs and Other Related Element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finds the mirror - image word order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bs and auxiliarie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by using linguistic typology theory and research technique.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languages have differences which can be structured as follows: [ø[statement adverb[tense adverb[aspect adverb[verb stem] aspect auxiliary] tense auxiliary] proposition-external auxiliary]final particle] in Japanese, and [modal adverb[tense adverb[aspect adverb[verb stem] aspect auxiliary] ø] modal particles]in Chinese. This enhanc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Orbital Structure" proposed by Lu Bingfu (1987), which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to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semantically-equivalent constituent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now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nstituents in a particular language. The paper further touches upon the structural closeness between the peripheral constituents and their nucleus, which extends Lu's orbital model from equidistant to non-equidistant.

Keywords: Mirror - image word order relationship; Orbital Structure; extended explanation; non-equidistance

Author's Information:

Li Bo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1
Lecture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Japanese Linguistics
E-mail: xiaobocailb@hotmail.com